

電影評論：從『無』發現『有』

翻譯：古睿思

校訂：方圓



這部影片是由執導『Cube』的導演(Vincenzo Natali)所執導的，『Nothing』只是一部單純的與兩個室友有關的存在主義喜劇片，對大衛(David)和安得如(Andrew)來說，他們發現對於生命的責任和問題(業力)，逃避遠比面對它來得容易多了。

這兩個最好的朋友，認為帳單、警察、同事和嘗試幫助他們「日行一善」的女童軍等，如登山般的麻煩，並像我們許多人一樣，希望這些麻煩能夠自己消失離開。但是當他們的希望突然成真，而環繞他們的世界突然很確實地開始消失，他們發現：他們的力量所創造的(或者應該說破壞)自己的現實世界所帶來的巨大影響，慢慢地，這兩個主角發展了像上帝般的想法，而且在他們新發現的樂園玩耍得像小孩般，完全沒有知覺到他們行動所造成的影響，直到他們把自己的憎恨轉到自己本身，消除了自己的情緒、記憶甚至是肉體！

對一般人而言，這部電影只是部單純的科幻喜劇片，沒有任何的現實基礎，但是對於修道的我們而言，我們明白每個人都有能力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現實世界，我們的現實世界開始於我們的思想，所以如果我們專注於負向上，我們的生活也會有負面的呈現。這兩個主角在這部電影中幾乎是完全地負向對焦(仇恨和恐懼)，因此他們創造了消極的現實世界，反之亦然，也有可能是正向的。如果我們對於生活是朝向樂觀看待，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會被正向地呈現。樂觀的態度是一種添加劑和創造力，而消極的想法只是一種削弱

和破壞，因此以樂觀的態度思考，能具有開創性，而消極的思考則是走向毀滅。憎恨和恐懼的相反是愛和信心，所以也可以說：我們經由仇恨和恐懼而毀滅，卻經由愛和信心而創造。

當大衛和安得如看似只擁有毀滅的力量而沒有創造的力量，那是因為他們選擇了寧願將精力專注於負向層面，也不願以樂觀的態度面對。在他們的生活中，他們一直不斷地重複負面消極的模式，直到他們沒有什麼可以留下來讓他們憎恨的。但是就像陰跟陽，我們必須明瞭並感謝，這兩者正向和負向的力量需要。因為毀滅之後就是創造，同樣的，創造之後即是毀滅。像是陰跟陽，一個結束後，另一個就開始了。

在電影的最後也闡明：當一切都消失了，大衛和安得如將他們的憎恨轉向對方，試著要讓對方消失，從腿、手臂、身體的軀幹，直到只剩下頭部存留，不管他們多麼努力地試，他們也無法讓對方完全的消失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發現彼此擁有真實的情感後，而無法以憎恨來遺忘對方。這「頭部」在這裡，我覺得是代表人之初心一表達愛而非憎恨的真我。雖然電影在此結束，我不禁要猜測在這些事情發生後，他們應該可以創造一個建立在愛與了解的新世界，因為他們現在可以理解到憎恨和恐懼並非源於外在的世界，而是從他們的思想而來的。

總而言之，『Nothing』是一部以簡單為前提的單純電影(如Samual Beckett所寫的”Waiting for godot”戲院劇本及Bill與Ted之“Excellent Adventure”電影著重於對其劇中角色的特性描述)，即使在各方面來說有諸多瑕疵，但我覺得：它是一部你用什樣的心態去看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的電影。『Nothing』可以幫助我們了解：我們並不是這個世界的受害者，更正確地說，我們應當屬於我們現實世界的積極創造者。它同時也更進一步地幫助我們明瞭，這因果的運轉，以及人是無法用「期許問題會自動遠離」的方式來逃避自己的業力！